



## 黃屋的故事 — 梵谷與高更的共同創作

〈之五：在黃屋的倒數計時〉

文 / 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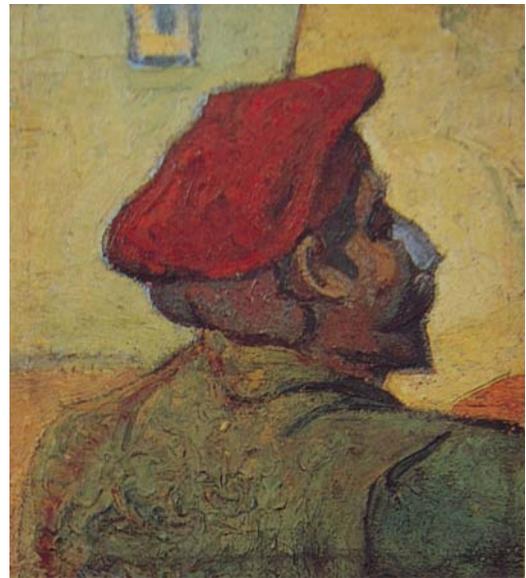


高更

〈畫向日葵的梵谷〉

1888年 / 油彩，畫布 / 73 x 91 公分

梵谷博物館



梵谷

〈戴紅色貝雷帽的高更〉

1888年 12月 / 油彩，畫布 / 37 x 33 公分

梵谷博物館

**12**月中旬，他們一同到蒙彼利埃(Montpellier)美術館，回來之後就爭執不斷，梵谷在一封寫給弟弟的信裡說道：

高更和我談論了很多有關德拉克羅瓦(Delacroix)，林布蘭特，及其他畫家的作品，有時候爭論到發出電力，那是從我們腦袋裡發射出來的，就像用過的電池一樣消耗。

電池耗盡後發出的激流，象徵兩位大師的對話，已產生強烈的知性火花，但同時也說明他們的爭鬥已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。

於是，高更興起到大溪地的念頭，但對梵谷來說，高更若真的出走，那麼南方畫室的夢想不就破滅了嗎！他了解這是他最後的希望，接著爲了挽留他，梵谷又開始勤畫向日葵，高更看到這瘋狂的情景，也爲梵谷作一張〈畫向日葵的梵谷〉(*Van Gogh poignant des soleis*)，這時，梵谷懷疑他隨時都有離去的可能性，也畫了一張〈戴紅色貝雷帽的高更〉(*Paul Gauguin in a Red Beret*)，從這兩件互畫對方的作品來看，我們可以探知他們各自的心理狀態，高更認爲梵谷瘋了，梵谷則對高更疑神疑鬼。

12月23日當天，梵谷寫下一封很清醒的信，他說：

我自個兒認爲高更不適合住在這良善的阿爾城，也不適合待在我們一同工作的黃屋，特別跟我已經處不來了。

事實上，他和我都需要克服困難，但是，這些難處大多在我們的內心，而非外在因素。總之，我認爲他要嘛不就離開，否則就會好好的待下來。

我告訴他好好的想一次，在真要做之前，再整個估量一下。

高更很強勢，也很有創造力，但是他需要平靜，如果不能在這兒找到平靜，他將如何在他方找到呢？

我正在等待他作最沉著的決定。

這無聲的等待就如暴風雨前的寧靜。

然而，高更心已決。就在當晚，這兩位藝術家在黃屋起了爭執，高更氣憤的走出去，梵谷手握一把剃刀跟蹤他，沒多久他左耳就被剃下來，然後他用紙包起來，走到妓院送給芮裘(*Rachel*)，當面說了一句：「好好保管此件物品。」當她拿到手一打開包裹，嚇到暈了過去。